

檔案所見乾隆時期宮廷佛像 製作及其藝術成就

北京故宮博物院 王子林

提 要

乾隆時期《造辦處活計檔》較詳細地記錄了乾隆時期宮廷佛像製作的歷史原貌，本文以此入手，結合乾隆銅佛像，對乾隆時期宮廷佛像製作及其藝術成就作一闡釋。乾隆時期，造辦處集中了一批尼泊爾、西藏、蒙古、滿漢等優秀的造佛工匠，他們在以三世章嘉國師為首的活佛喇嘛指導下，按照乾隆的旨意製作佛像。由於乾隆本人極崇佛，親自受過三世章嘉國師的灌頂，以及寺廟、佛堂的興建，佛造像理論的成熟，促成了乾隆時期大規模的佛像製作。在遵循佛教經典及造像原則的基礎上，融會貫通，創造了乾隆佛造像多元化的藝術風格。特別是乾隆按照佛教經典及造像量度標準製作的規範化佛像是對佛造像史上的最大貢獻，使我們在今天得以目睹佛教諸神最標準的造像，對理解佛造像學以及佛教經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乾隆造辦處活計檔 佛像 西藏 巴拉布

乾隆時期是清代崇佛最盛的時期，宮中不僅收藏有豐富的歷代佛造像，而且還製作了大量的佛像，《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記：「漢人、蒙古諸朝以來，至今宮廷內漸次供養之佛像、佛經、佛塔等不可勝數。」¹又「天神大皇帝為了增盛佛教和眾生的幸福，歷年不斷地修建了不可思議的眾多佛殿和身語意三依所（經、像、塔），這些寺院中，都建立了僧伽，他們有的學習顯密經論，有的學習密集、勝樂、大威德、時論、無量壽、普明大如來、藥師、上座部等各種儀軌，有的念誦經

1 土觀·洛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第144頁，民族出版社，1988年。

部論典，有的做護法的酬報法事，總而言之，凡是西藏有的，這裡無所不有。」²隨著寺院和宮中佛堂的增多，佛像的供給量也不斷擴大，當時宮中的造像規模十分驚人，不僅設置了龐大的造像機構，而且集中了尼泊爾、西藏、蒙古、滿漢的優秀工匠，乾隆本人亦參加佛像的製作。本文據清宮檔案所記和現藏清宮佛像，考證乾隆時期清宮的佛像製作及其藝術成就。

一、宮廷佛像製作之概況

1. 以章嘉國師為首的佛像製作指導者

章嘉若必多吉是乾隆的帝師，他七歲時就被帶到宮中，與乾隆一同讀書。在他十八歲之前，潛心經論，學習「二聖六莊嚴」所著經典，他通曉漢、蒙、滿、藏等多種文字，十七歲時即雍正十二年（1734年）章嘉被封為「灌頂普慧廣慈大國師」，乾隆元年（1736年）特降恩旨，賞章嘉國師管理京師寺廟喇嘛扎薩克達喇嘛印，乾隆八年（1742年）賜御用金龍傘蓋，乾隆十六年（1751年）賜「振興黃教大國師」。章嘉國師幫助乾隆處理過很多藏蒙事務，同時他也是一位佛學造詣極深的大師，一生著述甚豐，特別是在佛造像學方面，如《造像量度經》之釐定，《喇嘛教神像集》、《諸佛菩薩聖像讚》之編纂，這些著述為乾隆大規模的佛造像提供了系統理論、圖像依據。因此，乾隆特降旨章嘉國師為宮中佛像製作的總負責，《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記，宮中供奉的佛像、佛經、佛塔等，特別是造像材料如佛像名號的辨認，是以章嘉國師為首的赤欽活佛等駐京高級喇嘛來進行整理的。³有關他指導宮中佛像製作一事，見於《造辦處活計檔》的記載，如檔案所記：

乾隆十七年二月初十日造辦處交五方佛五尊、三世佛三尊、無量佛二尊，太監胡世杰傳旨：著章嘉胡圖克圖認看左右次序，背後刻四樣字，欽此。⁴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司庫白世秀交銅佛一尊，太監胡世杰傳旨：著章嘉胡圖克圖裝藏，欽此。⁵

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庫掌四德、五德將羅布藏隆里畫得佛像紙樣一張交太監胡世杰呈覽，奉旨：著章嘉胡圖克圖指示，拔蠟樣呈覽，欽此。⁶

這方面的檔案俯拾皆是，此不贅舉。除他之外，嘎爾丹西勒胡圖克圖、⁷阿旺班

珠爾胡圖克圖、阿幾胡圖克圖、⁸丹金槌達拉、⁹雍和宮達喇嘛慶贊，¹⁰也是指導佛像製作的大師，唯阿旺班珠爾胡圖克圖在《活計檔》中不見提到他，但筆者於故宮原狀佛堂中（佛日樓樓下供桌上）發現數件刻有他名字的佛龕：「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六日欽命阿旺班珠爾胡圖克圖認看供奉大利益嘎克達穆瑪賢德」，故此認為他也是佛像製作的指導大師。他們的主要職責是認看、裝藏、定樣式、寫佛名、經咒等，即對佛的造像、佛名的確定，經咒的刻寫進行指導，並親自裝藏。

2. 佛像製作工匠

清宮佛像製作的工匠分藏里造佛匠役即西藏造佛工匠、巴拉布即尼泊爾造佛工匠、蒙古札薩克造佛工匠¹¹、造辦處造佛工匠等。早期即乾隆十年前後，宮中佛像主要由西藏、尼泊爾、雍和宮、果親王府等外來工匠負責製作。十年後，造辦處的工匠亦承擔起造佛的任務。¹²

關於尼泊爾工匠在宮中的造佛像活動，檔案記載他們是乾隆九年九月十九日來到造辦處負責製作佛像，乾隆對他們非常重視，以至他們生病後，乾隆叮囑「須依藏里之法調養」。《活計檔》記載：

乾隆十年七月十三日太監胡世杰傳旨：著巴拉布佛匠將現做佛俱放下，趕做大龕內一佛二菩薩，欽此。¹³

由於巴拉布工匠的精湛手藝，曾兩次獲得皇室給予的獎賞，第一次是乾隆十年

- 8 阿幾胡圖克圖指導佛像製作，《造辦處活計檔》記載：「乾隆十四年五月初三日司庫達子來說太監胡世杰傳旨：從前交出做佛用的方青金一塊著通武做三十五佛，著阿幾胡圖克圖畫樣，欽此。」
- 9 丹金槌達拉指導佛像製作，《造辦處活計檔》記載：「乾隆十四年五月初十日司庫白世秀交銅達賴喇嘛一尊、泥印子拂一尊、黑石馬哈嘎拉一尊……著丹金槌達拉寫四樣字，……其係佛上不齊全處俱粒補收拾……著丹金槌達拉認看，是何樣佛，即在佛窩上落堂處寫何樣經咒，欽此。」
- 10 喇嘛慶贊指導佛像製作，《造辦處活計檔》記載：「乾隆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司庫白世秀交銅佛三尊，太監胡世杰傳旨：著雍和宮達喇嘛慶贊裝藏，欽此。」
- 11 蒙古扎薩克喇嘛亦會同造辦處製作佛像，《造辦處活計檔》記載：「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太監胡世杰傳旨：泥子擦擦佛一百九尊，著造辦處會同扎薩克喇嘛並畫佛像喇嘛，在中正殿成造，欽此。」
- 12 巴拉布工匠於乾隆十年就要回到西藏，隨後西藏工匠也要回到西藏，他們的主要任務是來清宮傳授造佛技藝，培養造辦處的工匠造佛，所以造辦處的工匠於乾隆十年後亦能製作佛像。參見註（54）、（55）。
- 13 乾隆九年前，清宮造佛活動極少有檔案記載，從乾隆九年開始，由於巴拉布工匠、西藏工匠來清宮製作佛像，從此清宮造佛活動才勃勃興起。巴拉布工匠是乾隆九年九月十九日來到清宮的，《造辦處活計檔》記載：「九月十九日內大臣海望理蕃院尚書班第那音岱清字摺內開謹奏為巴拉布匠等擬給錢糧議奏。……今從西藏選送巴拉布匠六名，經奏留造辦處三名，雍和宮三名。」《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年七月十三日，參見王家鵬《藏傳佛教金銅佛像圖典》第524頁，文物出版社，1996年；羅文華〈清宮金銅佛造像研究〉，《清代宮史衛談》第218頁，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2 《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第222頁。

3 同上，第144頁。

4 《造辦處活計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乾隆十七年二月初十日。

5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初五日。

6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三十年二月十三日。

7 嘎爾丹西勒胡圖克圖指導佛像製作，《造辦處活計檔》記載：「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司庫白世傑交銅佛三尊，太監胡世杰傳旨：著嘎爾丹西勒胡圖克圖認看，座配何樣護法佛，各配造一尊，各成一對，欽此。」

十二月初一日，¹⁴第二次獎賞：

乾隆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內大臣海望來說太監高玉傳旨：巴拉布佛匠回藏時照從前賞過之例擬賞，欽此。於本月十四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照從前賞過之例擬得丹丟頭等賞銀二十一兩，嘉那嘎拉二等賞銀十八兩，巴羅興等三人三等賞銀十七兩，跟役嘛錦賞銀十兩，繕寫折片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杰轉奏，奉旨著造辦處錢糧賞給，欽此。¹⁵

《活計檔》稱西藏工匠為「藏里人」，他們是乾隆九年來到清宮的，檔案記載：乾隆九年八月三十日內大臣海望清字奏折內開謹奏為聞事。昨理藩院送到從藏里來匠六名交與奴才，隨同伊等，蒙古話漢話俱各不會，因傳章嘉胡圖克圖之徒阿旺準丹爾格籠前來，將青金佛像與伊等逐一看視。據嘉那嘎拉等六人稱，雕珊瑚、松石、青金等與鑄銅成做，不敢應滿會做，但有樣皆能造做。¹⁶

西藏工匠製作佛像，乾隆十年的《活計檔》記載：

乾隆十年三月十四日司庫白世秀交西洋琺瑯三節塔一件，太監胡世杰傳旨：塔頂上珠寶去了，成造佛一尊，將二層墊起，蓮花托上成造八大菩薩，下層托上成造十八羅漢，其做法著藏里人指示，下面束腰露銅之處，燒做西洋琺瑯，先做樣呈覽，欽此。於四月十三日將釋迦牟尼佛、八大菩薩、十八羅漢蠟樣呈覽，奉旨將佛菩薩羅漢俱做金的，著藏里人做，欽此。¹⁷

由於早期宮廷佛像的製作，才剛剛起步，故雍和宮的工匠和果親王府的工匠也承擔製作佛像的任務：

乾隆十年四月十六日太監胡世杰傳旨：東工廟內三世佛、八大菩薩、二十一尊救度佛母，造辦處常保不懂得造佛，著海望派雍和宮造過佛人成造，欽此。¹⁸

從這則檔案可知，在乾隆十年，造辦處的工匠還不會製作佛像。

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司庫白世秀交銅無量壽佛一尊，十月二十一日司庫白世秀交銅印子三十五佛模子一件，太監胡世杰傳旨：此模子上佛臉像不好，果親王府內有造過此模子之人，著海望查來交伊改做，欽此。¹⁹

從乾隆十年開始，內務府就著手組織造辦處的工匠即滿漢工匠向尼泊爾、西藏等地的工匠學習造佛技術，乾隆十年三月二十四日為製作邁達里佛，怡親王、內大臣海望組織工匠向尼泊爾工匠學習：

邁達里佛著此匠人（按：造辦處工匠）學著做，尚有不能處，問巴拉布佛匠之情，佛準做金的，交此處匠人做，著巴拉布佛匠指示。²⁰

同時組織人員前往西藏學習造佛技術：

乾隆十三年十月初五日內大臣傅恒傳旨著造辦處派畫樣人往藏里去畫佛樣。²¹乾隆十年後，造辦處出現了一批優秀的造佛工匠，其中以通武、黃兆、王澍等最有名，《活計檔》中多次提到他們，如：

乾隆十四年五月初三日司庫達子來說太監胡世杰傳旨從前交出做佛用方青金一塊，著通武做三十五佛，著阿幾胡圖克圖畫樣，欽此。

由於通武技藝高超，以至本月通武生病，乾隆還下旨派陳志敬為他看病。²²

乾隆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交阿彌陀佛一尊，太監胡世杰傳旨著王澍照樣捏做。²³

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太監胡世杰傳旨通武照上樂王大小造呀嗎達嘎佛一尊，著黃兆造秘密佛一尊。²⁴

呀嗎達嘎佛是梵文 yamatake 的音譯，即大威德，此神有九頭三十四臂十六足，九種面相各異，三十四手持法器亦不同，此神是藏傳佛教中最複雜的造像，乾隆命造辦處通武鑄造，可見乾隆對他的造佛藝術的欣賞。

上文提到的乾隆九年來到清宮的巴拉布工匠於乾隆十年底就回到西藏，藏里造佛匠幾年後也要回到西藏，但宮中還有很多喇嘛，他們是步其之後來到清宮服務

14 巴拉布工匠受清宮第一次獎賞，《造辦處活計檔》記載：「乾隆十年十二月初一日內大臣海望議得賞丹丟頭等銀十兩，嘉那嘎拉二等銀八兩，巴羅興等三人三等，每人銀七兩，跟役嘛錦四等銀五兩，共銀四十四兩。」

15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年十二月初九日。

16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九年八月三十日。

17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年三月十四日。

18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年四月十六日。

19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20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21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三年十月初五日。

22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四年五月初三日。

23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24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初三日。

25 於乾隆九年來清宮的巴拉布工匠於乾隆十年底就回到西藏，第一批西藏工匠還沒離開清宮時，西藏工匠開里其伊等已到京，見《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及十二月初一日。

的，²⁵ 他們分工很細，有拔蠟樣喇嘛、畫佛像紙樣的中正殿畫佛處喇嘛，同時也有給佛像開眼光、刻字號年款的宮廷畫師，如《活計檔》所記：

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太監胡世杰將陰陽佛模子呈覽，傳旨著喇嘛拔蠟樣。²⁶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交銅佛一尊，太監胡世杰傳旨著照銅佛尺寸配做騾子天王成一對，著喇嘛畫樣呈覽。²⁷

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太監胡世杰傳旨陰陽佛模子上的千字文字號及「大清乾隆年製」款，著畫院處戴臨刻寫。²⁸

3. 佛像製作處

為了滿足乾隆崇佛和宮廷、園林、寺廟等供佛的需求，清宮專門設置了多處製作佛像的機構，中正殿是管理清宮藏傳佛教事務的機構，其畫佛喇嘛專門負責佛像的紙樣、拔蠟樣，經乾隆審定後交造辦處製作。造辦處下屬之鍍金作、裱作、木作、廣木作、匣作、鍍作、鑲嵌作、畫作、銅作、玉作、鑄爐處等作均參與佛像製作，這些作坊集中了一大批尼泊爾、西藏和滿漢等優秀工匠，他們負責佛像的澆鑄、打磨、鍍金、裝飾、開眼光、泥金、染髮等工作。另外如意館、畫院處亦負責製作佛像，這些機構統歸內務府管理。畫院處、如意館是宮中專門從事宮廷繪畫的機構，集中了一大批宮廷畫師，他們除了宮廷題材的繪畫外，也負責佛像的開眼光、刻年款等：

乾隆十六年五月初四日交泥觀音一尊，太監胡世杰傳旨著畫院處開眼光。²⁹
如意館製作佛像：

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初二日奉旨佛法身不必用金鑲做，按色用珊瑚、青金、松石、密蠟，瑋渠巴結成造，如實不能，再交如意館成造。³⁰

4. 佛像的製作過程

據《活計檔》所記，清宮製作佛像的工藝十分豐富，有拔蠟法、銅模澆注法、陶模澆注法和錘揲法等，其中拔蠟法是使用得最多的造佛方法，所謂拔蠟法即檔案中常提到的「拔蠟樣」其方法是先用蠟雕刻成佛像，再在外面包沙土，上下留一圓

孔，然後把銅液注入，蠟化後，打去沙土，即成佛像，如有沙眼，可再加工、打磨、鑲金、鑲嵌。製作佛像的材料，幾乎多用黃銅，銅質冶煉精緻細密，佛像器壁厚實嚴謹，份量沉重，同時也使用玉、石、泥、木、陶、紫金等材料，其中紫金是一種工藝很高的合成金屬，紫金佛像極其珍貴。關於清宮鑄造一尊佛像，所用材料和工匠，據王家鵬先生《藏傳佛教金銅佛像圖典》所引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奏銷檔》記鑄造一尊通高五尺六寸的銅騾子天王，需要紅銅、渣煤、黑炭、白炭、鐵油絲、綿子、松香、土粉、燈油、黃土、磨石、磨炭、化銅罐……材料共花費銀四十兩一錢八分三厘，需要大器匠、銼刮匠、合對匠、收攖匠、胎基匠、鑿花匠、攢焊匠、磨匠、鍍金匠、洋金匠、畫匠，共用匠六千四百二十五分工，計工銀九百八十九兩五錢二分七。³¹ 可見，鑄造佛像要花費巨大的財力和人力。

清宮製作佛像的一般過程，《活計檔》記載如下：

乾隆十年正月十三日太監胡世杰傳旨：藏里中殿現供羅哈西里佛一尊，著問藏里造佛匠役知道不知道，做的來，做不來，如知道，做的來，速將實在佛畫一樣呈覽，欽此。於本月十六日將畫得藏里中殿佛樣一張呈覽，奉旨先拔蠟，拔完蠟，做金的，欽此。於正月三十日將拔得羅哈西里佛蠟樣一張呈覽，奉旨將佛項圈用珊瑚鑲做，數珠用珠子穿做，座子束腰用珊瑚鑲做，肩上羊皮做銀的，其披羚羊的意思與兩條腿長，兩條腿短，著問章嘉胡圖克圖是何道理，其餘鑲嵌著用珊瑚、青金、松石做，先領金成造，染髮呈覽，欽此。³²

據此可知，第一步是畫佛像紙樣即初稿，第二步呈覽，乾隆看後如無意思，即降旨拔蠟樣，第三步將蠟樣的紙樣呈覽，這一道，乾隆一般要提出修改的方案，並降旨成造，最後一步是佛像成形後，呈覽，如不滿意，則要毀之重造，如滿意，即降旨染髮、開光、泥金、裝藏。

在佛像的製作過程中，大到佛像的面部刻劃，小到字號款識刻寫，乾隆都要過問，如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將陰陽佛模子呈覽，奉旨陰陽佛模子上不必刻佛名，束腰上亦不必刻「乾隆年敬造」，背後做四樣字，印子編千字文號，其陰陽模子要一個數。³³ 由於乾隆的參與，使這一時期的宮中佛像具有鮮明的特徵，它不僅具有尼泊爾、西藏的造像風格，同時也具有鮮明的滿漢造像風格。

5. 佛像製作的處罰制度

乾隆時期，佛像製作有一套行之有效十分嚴厲的處罰制度，即佛像製作責任

26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27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28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29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30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初二日。

31 參見王家鵬《藏傳佛教金銅佛像圖典》，第527頁。

32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年正月十三日。

33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制，如出現佛像製作粗糙、鍍金厚薄不均、不符合佛教經典、裝飾走樣，上至主管官員，下至工匠，都要受到嚴厲的懲罰，條例大約有三條：(一)、罰奉，少則三個月，多則一年，所罰銀兩悉歸造辦處庫。(二)、佛像製作的工料，全部由責任者承擔，不准在內務府開銷。(三)、肉刑，處以笞杖。《活計檔》記載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為新建慧曜樓製作的九尊銅佛，由於「銅佛造的粗糙，金水鍍的亦不到。」乾隆降旨：「著王子大人進內看這樣話計就算得了，呈進使得麼？查明回奏。」經查明佛像係李元、葆光辦造，二人草率玩忽，被罰奉一年，製作銅佛所用工料及其費用由二人承擔。朗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二人作為上司，沒有及時查明回奏，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亦被罰奉一年，朗中伊拉齊公義穆隆阿系管理事務人員，亦罰奉九個月，都統弘瞻、侍郎三泰、副都統吉慶驗收時未能看出，亦罰奉六個月，這些所罰銀兩均歸造辦處庫。³⁴而乾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由於佛座上番草中心做錯，除了罰奉外，對責任者還處以四十板的重罰。³⁵

二、乾隆佛造像之背景

1. 乾隆崇信藏傳佛教及其崇佛之境界

清代西藏政教由格魯派大喇嘛達賴喇嘛和班禪主持，早在皇太極時清朝就尊崇藏傳佛教，皇太極致書達賴喇嘛：

朕不忍古來經典泯滅不傳，故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揚佛教，利益眾生，唯爾意所願耳。

到康熙時期，格魯派大師二世章嘉入主宮廷佛事，康熙三十六年（1697）宮中設立「中正殿念經處」，是管理宮廷藏傳佛教的專門機構，由二世章嘉主持，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世章嘉被封為「灌頂普慧廣慈大國師」。繼二世章嘉之後的三世章嘉仍然主持宮廷佛事，十七時被雍正賜封為「灌頂普慧廣慈大國師」。三世章嘉與乾隆關係十分密切，他們從小在一起讀書，乾隆親自受過三世章嘉的灌頂，《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記：

（乾隆皇帝）灌頂所用的器具都由皇帝自己準備齊全，章嘉國師便開始給皇帝傳授全部的『勝樂鈴五神』灌頂法。灌頂時，皇帝請章嘉國師坐在高高的法座上，而皇帝自己坐在較低的座墊上，直到灌頂結束，皇帝一直跪在地上，聚精

³⁴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³⁵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³⁶ 《清太宗實錄》卷四九。

³⁷ 《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第183頁。

會神地如律聽受教法。作為第一次請求傳授灌頂的供養，大皇帝給章嘉國師奉獻了一具鑲滿奇珍異寶重約百兩的金質曼扎，並布施財物無數。³⁷

乾隆崇信藏傳佛教，並自認為是文殊菩薩的化身，他為自己繪製了數幅《乾隆佛裝像》，畫中，他成了文殊菩薩。³⁸（圖一）

乾隆在宮中建有三十多處佛堂，作為他崇佛和禮佛的場所。但他的崇佛禮佛的目的並非如某些元、明帝王那樣為其所惑，荒廢政務，使國家到了無可收拾的地步，而是作為安撫蒙古的重要手段，正如他在《喇嘛說》裡所言：³⁹

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係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明朝之曲庇謫敬番僧也。

這就決定了乾隆崇佛所追求的境界是國家長治久安，己身長壽圓滿，這正是《佛說無量壽經》裡所說的境界：⁴⁰

佛語阿難：無量壽佛，壽命久不可稱計，汝寧知乎？假使十方世界無量眾生皆得人身，悉命成就，聲聞緣覺，都共集會禪思一心，竭其智力，於百千萬劫，悉其推算，計其壽命長遠，劫數不能窮盡，知其限極。

佛告阿難：無量壽國其諸天人、衣服、飲食華香瓔珞，諸蓋幢幡微妙音聲，所居舍宅宮殿樓殿，稱其形色高下大小，或一寶二寶，乃至無窮眾室，隨意所欲應念而至，又以眾室妙衣遍布其地，一切人無踐之而行，無量寶網彌復佛上，皆以金縷真珠百千寶奇妙珍異，……德風徐起微動，其風調和不寒不暑，溫涼柔軟不退不疾，……風觸其身皆得快樂，……又眾寶蓮華周遍世界，一一寶華百千億葉，其葉光明無量種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黃朱紫光色亦然，……出三十六百千億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為「十方」說微妙法，如是諸佛，各各安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

筆者根據《造辦處活計檔》作了一次統計，記載製作無量壽佛的檔案條目是最

³⁸ 唐卡《乾隆佛裝像》乾隆身著佛裝，雙肩上為劍和經書，此為文殊菩薩的化身，自元代以來，藏傳佛教認為西藏喇嘛是觀音菩薩的化身，中國皇帝是文殊菩薩的化身。乾隆為自己繪製了多幅佛裝像，分別供於不同的地方。《乾隆佛裝像》現存有多幅，其中三幅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³⁹ 《衛藏通誌·喇嘛說》卷首，第23頁，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喇嘛說》為乾隆皇帝撰寫，原碑現存北京雍和宮，碑文比較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清政府對喇嘛教的政策。《喇嘛說》亦見《乾隆御製詩文集》。

⁴⁰ 《大藏經》第十二冊，《寶積部下》，〈佛說無量壽經〉卷上，第270頁、272頁。台灣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

⁴¹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十九年二月十一日、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初九日、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初九日、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乾隆六十二年十二月十日。

多的，從我們整理宮中佛像的情況看，無量壽佛造像的數量也是最多的。根據《活計檔》記載，無量壽佛的製作條目，筆者大略列出幾條如下：⁴¹

乾隆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交銅胎無量壽佛十九尊，傳旨照樣添做六十二尊成八十一尊。

乾隆十九年二月十一日交銅鍍金無量壽佛一百八十尊。

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初九日傳旨現做無量壽佛一尊，淨高要六尺六寸。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交銅鍍金無量壽佛二十尊。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初九日交銅燒古無量壽佛二十九尊。

乾隆三十五年交有冠銅鍍金無量壽佛一百八十尊，無冠銅鍍金無量壽佛五十六

尊，無冠燒古無量壽佛三十四尊，有冠銅鍍金小無量壽佛九十尊。

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交銅無量壽佛八十一尊。

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交銅無量壽佛十六尊。

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交銅無量壽佛二十七尊。

乾隆六十二年十二月十日交無量佛五十六尊。

可見無量壽佛銅像的製作一直伴隨著乾隆的一生，同時也說明了無量壽境地即「十方世界無量眾生皆得人身，悉命成就」，「出三十六百千億佛，身色紫金，相好殊持，一一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為『十方』說微妙法，如是諸佛，各各安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是乾隆成佛的境地。為什麼這樣說呢？筆者於《造辦處活計檔》中查得一條，錄於下：⁴²

乾隆五十四年八月初五日傳旨萬壽大慶，蒙古王公等呈進大法身銅佛二十七尊並各大臣官員等呈進小法身銅佛八百二十五尊，著在方壺勝境樓上安供。將大法身銅佛像各配楠木供桌，小法身銅佛配楠木佛格安供。

乾隆五十四年即1789年，乾隆八十大壽，正是他功德圓滿的時候，這一年蒙古王公大臣向乾隆呈進了大、小法身佛八百五十二尊，恭祝他終成法身。所謂法身是釋迦牟尼的一種變化身，釋迦牟尼有三身即應、報身和法身，應身是釋迦牟尼的現實身，是佛的暫時形象，而法身才是真實的佛身，他像光明一樣遍照一切，無所不在，《大日經疏一》云此身：「能除一切暗冥，而生長一切萬物，成一切眾生事業」。此時蒙古王公大臣呈進的法身佛像，象徵著乾隆修行成佛，功德圓滿，具威神光明，世界放大光明，眾生身量無邊，悉命成就的無量壽境界。

2. 眾多寺廟佛堂之興建

佛堂與佛像一覽表：

佛堂名	建築年代	為佛堂配置的銅佛像（摘錄一例）	史料來源
凝暉堂	乾隆九年（1744）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四日交綠救度佛母一尊（右一）、宗喀巴佛一尊（左一）、威羅瓦佛一尊（中）、釋迦牟尼佛一尊（右一）、如意觀音菩薩一尊（左二）。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長春仙館	乾隆九年（1744）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四日長春仙館：救度佛母一尊（左二）、上樂王佛一尊（左一）、威羅瓦佛一尊（中）、釋迦牟尼佛一尊（右一）、如意觀音菩薩一尊（右二）。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大西天南方清涼林	年代不明	乾隆九年四月初七日內供黑石造大輪金剛一尊、尊勝佛一尊、龍精土造釋迦佛一尊。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九年四月初七日。
慈寧宮	乾隆九年（1744）	乾隆十年三月初八日傳旨慈寧宮大佛堂現供的邁達里佛著照樣成造金台撒金佛一尊，其佛身著問八拉布人照藏里佛一樣成造。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年三月初八日。
中正殿	乾隆九年（1744）	乾隆九年四月三十日司庫白世秀交文殊菩薩一尊、彌勒菩薩一尊、釋迦牟尼一尊、觀世音菩薩一尊、手持金剛一尊，太監胡世杰傳旨：將此五尊一堂配一楠木龕，得時在中正殿安供，欽此。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九年四月三十日。
圓明圓佛堂	建築年代不明	乾隆九年五月初九日司庫白世秀將一堂龕佛三十二尊持進，呈覽，太監胡世杰奉旨：……著柏唐阿送往圓明園安供，欽此。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九年五月初九日。
雍和宮	乾隆九年（1744）	乾隆十三年六月十一日萬福閣上層明間供秘密佛一尊、上樂王佛一尊、呀嗎達嘎佛一尊。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養心殿西暖閣仙樓佛堂	乾隆十一年（1746）	乾隆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太監胡世杰傳旨西暖閣樓上坎窗、寶座、圍屏俱各拆出，將先交出五方佛、八大菩薩配背光供在正面，將闡福寺現掛的掛像佛二十四軸取來掛在兩邊。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二年正月十一日。
闡福寺	乾隆十一年（1746）	乾隆十一年四月初九日交降香觀音菩薩一尊、銅鍍金背光蓮座站像無量壽佛一尊、……銅釋迦一尊、銅阿彌陀佛一尊、銅無量壽佛一尊、銅觀音菩薩一尊、銅文殊菩薩一尊，……。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雨花閣	乾隆十五年（1750）	二層佛龕漢文：「此層供奉行德品佛，應念行德品內宏光顯耀菩提佛、佛眼佛母、無我佛母、白衣佛母、藍救度佛母、顯行手持金剛、伏魔手持金剛、藍摧碎金剛、白馬頭金剛、無量壽佛等經。」（供奉銅佛像九尊）。	原狀雨花閣二層漢文題記。
吉云樓	建築年代不明	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交銅佛七尊、銅佛五尊，傳旨配紫檀木佛窩，在萬壽山安供，其銅佛五尊配五塔龕，在吉雲樓安供。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寶相寺	建築年代不明	乾隆十八年二月初一日交銅佛十尊，傳旨將佛俱染青髮開臉像，在寶相寺現設掃金塔歡門內安供。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八年二月初一日。
普寧寺	乾隆二十年（1755）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交銅佛三尊，傳旨交造辦處將佛座樓上刻四樣字，得時交三合往熱河新蓋普寧寺大佛蓮花座上供。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悅心殿	建築年代不明	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傳旨著照雍和宮都剛樓釋迦文佛一樣成造銅台撒金釋迦文佛一尊，按金塔內宗喀巴一樣成造銅台撒金宗喀巴一尊，得時在悅心殿兩梢間安供。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
慧曜樓	乾隆二十三年（1758）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胡世杰傳旨：慧曜樓現供之五十四尊佛內有伸腳的十餘尊佛像款式不好，俟過節後請出收拾。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42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五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舍衛城	建築年代不明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交阿彌陀佛一尊、觀音菩薩一尊、文殊菩薩一尊、地藏菩薩一尊……得時交三合在舍衛城看地方安供。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長春園梵香樓	建築年代不明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傳旨銀上樂王供於梵香樓銀塔。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圓明園九州清晏	建築年代不明	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交銅無量壽佛二尊、銅宗喀巴一尊、鍍金四臂觀音一尊，……得時在九州清晏西佛堂安供。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寶相樓	乾隆三十年（1765）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十日傳旨成做寶相樓內諸樣法器、供器、佛像、佛塔。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十日。
承德普陀宗乘之廟（布達拉廟）	乾隆三十六年（1771）	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交銅鍍金六臂勇保護法一尊、銅鍍金吉祥天母一尊、銅鍍金獄地主一尊……得時在熱河布達拉廟經桌上現供無量壽佛前層安供。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梵華樓	乾隆三十七年（1772）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庫掌四德、五德來說，太監胡世傑交銅鍍金宗喀巴一尊，傳旨：現造寧壽宮六品佛樓內供奉漆胎宗喀巴佛俱照梵香樓供奉六品佛尺寸成造。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初七日。
福壽廟	建築年代不明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交銅釋迦十尊、銅無量壽佛十六尊、銅白救佛母八尊、銅大持金剛五尊、……傳旨在福壽廟供。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四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
承德須彌福壽廟	乾隆四十三年（1778）	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傳旨將寶相樓內六品佛、佛塔及諸樣供器移供須彌福壽之廟都罡殿西南六品佛堂中。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十七日。
圓明園方壺勝境	建築年代不明	乾隆五十四年八月初五日傳旨萬壽大慶，蒙古王公等進大法身銅佛二十七尊並各大臣官員等呈進小法身八百二十五尊，著在方壺勝境樓上安供。	乾隆《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五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乾隆在位六十年，其佛像製作也進行了將近六十年，佛像的數量不可勝數，但其中之大部分佛像是伴隨著宮中佛堂和宮外寺廟的興建而製作的。（見下表）

上述這些佛堂所供佛像只是《活計檔》記載中的一小部分，檔案中還有很多記載造辦處成堂製作佛像的事實，如：⁴³

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初七日交銅無量壽佛一尊（中）、銅文殊菩薩二尊（左右）、銅釋迦佛三尊，計一堂。銅文殊菩薩一尊（中）、銅白傘蓋佛一尊（左）、銅四臂觀音一尊（右）、銅藥師佛一尊（右）、銅釋迦佛二尊（左右），計一堂。

這些成堂的佛像都是要供奉於佛堂或寺廟之中。佛堂與寺廟的興旺，成就了宮廷佛像製作到乾隆時期達到頂峰。

3. 大規模佛造像形成之理論與圖像依據

當我們從整個乾隆朝佛造像來看，大部分佛像都是按照佛教經典及造像量度標準而製作的，其理論和圖像依據就是工布查布所譯解的《造像量度經解》和三世章

嘉所著的《三百佛像集》、《喇嘛教神像集》、《諸佛菩薩聖像讚》三部藏傳佛教圖像學著作，乾隆時期製作的佛像大部分都可以在章嘉的這三部圖像學著作中找到其依據。這些圖像學著作對佛像的名稱、形象、標識、咒語即儀軌等都作了統一的規範，可以窺見藏傳佛教造像學的全貌。

《造像量度經解》於乾隆七年頒布刊行，它對佛像的尺寸、面相等都作了具體的規定，三世章嘉參加了該書的釐定工作。⁴⁴而三世章嘉所著的《諸佛菩薩聖像贊》則是乾隆時期宮中佛造像的標準藍本，書中共繪三六〇尊佛像，按千字文順序自「天」字至「冬」字分為二十三部，每像標漢滿蒙藏四體文字佛名，漢文像贊，書中諸佛菩薩等級序列為：一、祖師，二、佛（密宗佛在前，顯宗佛在後），三、菩薩，四、佛母，五、羅漢，六、護法，七、財寶天王。乾隆十四年，乾隆下旨將書中所繪的三六〇尊佛像鑄成銅陰佛模子三六〇尊，銅陽佛模子三六〇尊，共計七二〇尊銅佛模子，檔案記載如下：⁴⁵

乾隆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杰交滿洲字畫佛折子一件，上畫佛像三百六十尊，傳旨著做銅模子，欽此。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將陰陽佛模子呈覽，奉旨：陽佛模子上不必刻佛名，束腰上亦不必「乾隆年敬造」，背後做四樣字，印子編千字文字號，其陰陽模子並印子要一個數，再陰陽模子蠟樣不准外雇，著喇嘛撥蠟樣，賞給飯食，欽此。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做得佛模子銅背板上鑿得四樣字持進呈覽，奉旨：准做四樣字，底下添邊錦，內鑿「大清乾隆年製」，字號准在背後刻，其陰陽模子背後亦刻字號，底下刻「大清乾隆年製」。俟得時著章嘉胡圖克圖看次序，將佛排在天字號內，欽此。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將做得陰陽佛模子貼得千字文字號並「大清乾隆年製」款持進呈覽，奉旨准，著戴臨寫，欽此。

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將做得銅佛模背上貼「天字一號」至「十號」樣並每尊鍍金用金四分八厘五毫，約估單一件持進呈覽，奉旨：准其鍍金，俱不必刻字畫號二字，陰陽佛模著在裡面牆上刻「天一」至「天十」字樣，背板切在背後，刻其餘佛模，俱按此樣刻做，欽此。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將銅鍍金陽佛

44 工布查布任大清內掌譯番諸文西番學總管儀賓，他在《造像量度經》的基礎上譯解述的《佛說造像量度經》和《造像量度經續補》，於乾隆七年刊行，三世章嘉為《造像量度經》作了序，並對該經作了釐定，他在序中說：「予細閱數次，喜自不勝。因規校一切，詳加釐定，題諸經首，以記予隨喜之誌云耳。」參見白化文《佛教造像手印》頁1～101，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大藏經—密教部四》第21冊，第936頁，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1997年。

45 關於把三世章嘉所著的《諸佛菩薩聖像贊》三六〇尊佛鑄造成陰陽銅佛模子，王家鵬先生是最早發現這一歷史事實的，參見《藏傳佛教金銅佛像圖典》頁2、第534頁。《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四年四月十一日；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

43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初七日。

模子十尊持進呈覽，奉旨著裝藏，其臉像不必泥金染髮，欽此。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將做得陰陽佛模子七百二十尊呈進訖。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傳旨將三十五佛模並陰陽佛模送進呈覽，欽此。於本月將紫檀木八方塔內銅鍍金陽佛模二十一尊，中正殿收貯之陰佛模八尊呈覽，奉旨：將銅鍍金陽佛模三百六十尊會同三和在慧曜樓西牆格子內供。

乾隆二十三年供在慧曜樓的三六〇尊陽佛模，可惜清末時的一把大火而化為灰燼，使我們無法欣賞到這一經典之作，不能不說是研究乾隆佛造像的最大遺憾。七二〇尊陰陽銅佛模子製作了將近二十年，無疑它應該是乾隆時期宮中佛像製作的標準藍本。從乾隆七年釐訂《造像量度經解》至乾隆十四年下旨把《諸佛菩薩聖像贊》製成銅佛模子，可以說至少在乾隆十五年前，就已為乾隆時期的佛造像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圖像基礎。也只有在這時才有可能開始製作三千六百尊如此大規模的銅佛像，《活計檔》記載：⁴⁶

乾隆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杰傳旨，現做三千六百尊銅佛趕十五年七月內要得，先料估妥協，將做佛匠人撥給□名做佛模子，其佛模子亦先料估幾工一件再做，欽此。

三、乾隆佛造像之藝術成就

1. 規範化的造像藝術

乾隆時期佛像製作規模巨大，歷時時間是中國佛造像歷史上最長的，但在佛像製作的總體風格上，乾隆有一個把握的尺度，首先是佛像製作的規範化。乾隆時期宮中製作的很多密宗佛像，全是按照佛教經典及造像量度標準而製作，清宮佛造像中佔有很大的比重。其中一部分密宗佛像如現存原狀梵華樓二層六品佛間裡七三二尊銅佛像，完全是按照密宗四部即無上瑜伽部、瑜伽部、行部和功部諸神的標準形象製作的，佛像座前刻有「大清乾隆年敬造」款和諸神名，座後刻該神所屬品名，這部分佛像既有乾隆佛造像特點，又具有圖像學及佛教經典的價值，是任何其他佛像所不能替代的，他們必須統一供奉，不能分開。（圖二）

另一部分密宗造像，它不是某部經的體現，組合成一個整體，無法分開。而是可以單獨供奉，也可以與其他密宗佛像組合為一組進行供奉，但這部分密宗佛像亦是按照造像量度標準製作的，數量巨大，有密宗所有的神像如佛、菩薩、度母和金

剛護法等，他們被供奉於清宮佛堂之中，如寶相樓、慧曜樓、梵香樓、眾香樓、雨花閣、梵華樓、佛日樓以及養心殿西暖閣仙樓佛堂等，這些造像從乾隆早期到乾隆晚期，幾乎沒有什麼大的變化，皆遵循造像量度法則，但製作極其精美、工整，神態表情逼真，姿勢動作誇張而又寫實。清宮藏手持金剛像，（圖三）為乾隆時期造辦處製作，此像面相忿怒，三眼大睜，紅且圓，兩眉顰蹙，張口嚙牙捲舌，十分具恐怖威力。髮、眉、鬚須皆赤黃色，做火焰狀。頭戴五葉冠，四肢強壯，雙手相交於胸前分持鈴杵，弓步，足踏二神，肚腹下垂遮蓋大腿三分之二，通身不露骨筋脈絡。以虎皮為裙，蛇為絡腋。蓮座上鑄「大清乾隆年敬造」款。此像各部分的比例均符合《造像量度經》中的「八搦度」法則，其姿勢、面相、眼神、怒髮、所持法器、肌肉以及裝飾等也完全是按照造像量度法則而製作的，但製作一絲不苟，完美地表現了持金剛忿怒的表情和蘊藏的強大力量。被認為是藏傳佛教最複雜的造像大威德，亦嚴格地按照密宗經典鑄造，其九頭三十四臂十六腿，各面的表情不同，每隻手所持法器亦異，但繁而不亂，威猛恐怖，銅質沉重，有高約十公分的，也有高達約一米的造像。（圖四）

規範化的佛像，說明了佛像與佛經的融為一體，同時也說明了佛像製作只有到了爐火純青之時，才會出現佛造像的程式化。筆者認為這部分佛像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經典規範造像，其價值不可低估，因為它的背後體現了清代活佛大師對佛教經典的理解和對佛造像學的集大成。

2. 創新的造像藝術

在保持佛像製作規範的同時，對佛像局部進行改動和裝飾，以符合乾隆對佛像的認識和理解，使造像風格富於創新和變化。如乾隆十年正月十三日下旨製作的羅哈西里佛，在照西藏中殿佛原樣製作時，對佛的項圈、數珠、座子束腰、八達馬部分，按乾隆旨意進行了裝飾。⁴⁷又「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交秘密佛一尊，傳旨照樣造呀嗎達嘎佛一尊，手要細些，上羅王佛一尊，手放粗些，俱要刻款配成一堂。」⁴⁸「乾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將騎獅銅文殊菩薩一尊配造得騎吼菩薩一尊，馱象菩薩一尊呈覽，奉旨佛三尊交佛堂，獅、象、吼頭尾不視，後凡造騎獸之佛像俱要頭尾相視。」⁴⁹

筆者在整理乾隆佛造像時，發現很多佛像是乾隆的再創作結晶，如仿製克什米爾或東印度帕拉的造像，表現其柔美的表情，比例的勻稱，裝飾的華麗時，但它不是完全地照抄，而是融入了很多時代的藝術風格，如佛像表現為滿人的面部表情刻

47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年正月十三日。

48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49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十四日。

46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劃、漢地的龍鳳裝飾圖案、衣紋紋飾等，這部分佛像由於銅質細膩，製作精美，具有很高的造像藝術價值。故宮藏鑄有「大清乾隆年敬造」款的銅釋迦牟尼像，就是這種風格的經典之作，（圖五）它是乾隆仿克什米爾七、八世紀的造像，但其面相和裝飾卻具有乾隆時代的藝術風格，其顏貌舒泰，光潔妙好，眼相修廣，瞳仁如青蓮花色，雙眉長而細軟，眉高顯形如初月。上眼瞼微凹，呈俯視狀，造型優美動人。唇色光潤丹暉，肌膚圓潤、光潔，手足光澤紅潤。袒右肩，袈裟衣紋以凹溝表現，似水波。跏趺坐，雙手結說法印，左手持衣角，造型古樸典雅。方形台座，中間鏤空，正中有力士托舉，兩側有二獅擴衛，台面加厚方墊，方墊上雕刻有龍鳳紋，台座上邊緣雕刻回雲紋，台座下邊緣鑄有「大清乾隆年敬造」款，台座後背鏤雕捲蓮紋。佛像面部刻劃和紋飾雕刻，與原克什米爾佛像的面目表情和裝飾法則大相異趣。（圖六）

3. 懷舊的造像藝術

乾隆崇古，在佛造像方面的反映就是大量地仿製古佛像，《活計檔》記載如下：

乾隆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司庫白世秀交釋迦佛五尊，太監胡世杰傳旨著見肉泥金掃青髮，照藏里進的佛樣著好喇嘛開臉，不可去舊意。於本月二十七日將掃青泥金開臉，得釋迦佛五尊請進呈覽，奉旨將無鈴杵佛座上添鈴杵，其燒古佛照押金佛一樣做舊，欽此。⁵⁰

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太監胡世杰傳旨：將造辦處所有佛請進呈覽，奉旨將觀音菩薩二尊燒古見肉泥金，一佛二菩薩二堂亦燒古見肉泥金，欽此。⁵¹

乾隆十四年三月初二日太監胡世杰傳旨：普陀觀音照自在觀音改臉像，五佛冠去座上風帶，肩花燒古，文殊一尊、地藏一尊，俱染青髮見肉泥金，不可去舊意，欽此。⁵²

北京故宮現藏有一部分乾隆仿東印度帕拉、尼泊爾、克什米爾等風格的造像。如清宮藏白救度佛母像，（圖七）為乾隆仿尼泊爾風格之造像，佛像跏趺座，右手結予願印，左手結心印，雙肩飾蓮花，頭戴五葉冠，冠飾精美。面相端莊，顏容婉麗，眉眼修長，上眼瞼彎曲的弧度很大，十分優美，嘴唇抿笑，表情動人。豐乳細腰，身軀微扭，手足之指圓而纖長、柔軟。袒上身，斜披條帛，下身著裙，裙褶以稜線表現，裙上陰刻花草，錯金銀。圓角三角形蓮座，素蓮瓣，蓮瓣飽滿。佛像寶

冠、項鏈、環釧等處滿飾寶飾。其佛像優美的造型，動人的面容，華麗的裝飾，寬厚渾圓的雙肩，飽滿的胸部，恰是尼泊爾造像風格之再現。

4. 綜合的造像藝術

乾隆時期的造像經過幾十年的積累和各地佛匠的協作，特別是在章嘉國師的指導下和乾隆的參與下，形成了獨具特點的乾隆造像，它融入了幾乎各種造像風格，如印度帕拉風格、克什米爾風格、尼泊爾風格、西藏風格、蒙古風格等，有時一件作品表現出的往往是兩種或多種藝術風格的結合，顯示出這些藝術風格在宮中互相吸收與互相融合的特徵。

筆者在整理佛像時，發現乾隆時期的大量造像與西藏造像風格幾乎同出一轍，顯然是受到西藏造像的影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西藏造像以進貢的方式大量流入宮廷，成為造辦處工匠造像的範本；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記當時宮中存在著不少的「藏里造佛匠役」，他們不僅指導造辦處工匠造像，同時也把西藏的造像藝術在清宮中得到發揚光大。乾隆對西藏造像亦十分喜好，不僅要仿製藏里中殿所供佛像，而且還派造辦處的工匠前往西藏學習西藏造像技術，所以西藏造像風格對清宮造像風格影響巨大，而且成為清宮造像風格的主要特徵。清宮藏度母像，（圖八）是乾隆時期由西藏製作的一尊銅佛像，此像為站立式，右手結予願印，左手持蓮花，身軀造型呈三折姿式，莊嚴而窈窕。雙目細長，上眼瞼下凹，呈俯視狀。頭戴五冠，髮髻高捲，上飾瓔珞。袒上身，下身著裙，上身的條帛與腿上均錯金銀花草紋，裙下擺兩側呈翼翅狀。背光周圍的火焰紋為捲花形。蓮座呈半圓形，座後切直，素蓮瓣，蓮瓣豐厚。從這尊像可以看出，其比例勻稱，身軀舒展，手腳寫實，寶冠、繒帶、耳環等製作玲瓏剔透，細部鑿刻花紋精美的特點，深深地影響著乾隆時期佛造像。

尼泊爾造像對清宮造像亦產生了影響，清宮造像具有尼泊爾造像風格，因為尼泊爾佛匠算是最早一批進入清宮的外域佛匠，當時他們不僅為清宮製作了一批佛像，也是造辦處工匠的啟蒙老師。清宮製作邁達里佛時，就是由巴拉布佛匠（尼泊爾佛匠）指導的。從乾隆時期的造像中，仍可看出受尼泊爾造像風格的影響，如度母像豐滿秀美，身體比例勻稱，深得尼泊爾佛造像之精髓。

乾隆時期的很多佛像，常表現為多種造像藝術風格的結合，面部、衣紋有的是漢式的，有的是藏式的，底座卻是帕拉或克什米爾式的，或在帕拉式的底座上裝飾漢式紋樣，這部分造像十分耐人尋味。乾隆時期由造辦處製作的三世佛像，（圖九）就是多種風格的結合，這組三世佛像，坐在中間是釋迦牟尼，代表現在，左手結定印托鉢，右手結觸地降魔印；左邊的是過去佛燃燈佛，結安慰印；右邊為未來佛彌勒佛，結說法印。這三尊佛像都是用紅銅拍打成型的，身體部分、蓮座、方台各自

⁵⁰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⁵¹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⁵²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四年三月初二日。

成型，然後用鉚釘將佛像鉚在蓮座上，再置於方台上，這種作法深受當時尼泊爾、西藏的影響。三位如來全身鑲金，螺髮，呈跏趺坐於蓮座之上，裝飾樸實，表情莊嚴肅穆。佛像面相飽滿，寬額，三棱形鼻子，上眼瞼向下垂，小巧嘴型，上唇薄，下唇厚，袈裟是中國傳統的線條流動的表現形式，佛像整體造型比例勻稱，是典型的乾隆造像風格。而背光和台座卻具有印度帕拉風格，紋飾繁複，裝飾華麗，拱門形背光上雕刻了獅、馬、魚等六拏具和捲蓮，頂部雕刻大鵬鳥，背光周圍鑲嵌寶飾，台座為帕拉風格的多折多角式，上嵌寶飾，正面中間是一法輪，兩側各有一獅護衛，台座上下緣雕刻捲蓮紋。⁵³

總體上說，乾隆時期佛像是一個綜合體，主要以西藏造像為正宗，同時也追隨其佛造像的源脈，即大量仿製東印度、克什米爾和尼泊爾這些地方所製作的被當時稱為「梵銅俐瑪」的古佛像。乾隆時期佛像造型豐滿，整體寬厚，工整端莊，比例勻稱，面相飽滿，寬額方正，臉形扁方圓、豐頤，五官刻劃程式化，特別是雙眼的刻劃，承襲了西藏的造像風格，上眼瞼向下垂，彎度很大，呈俯視形。佛像衣裙較多強調褶紋，蓮座的蓮瓣一般為素蓮瓣，豐厚，大多數佛像的蓮座上都鑄有「大清乾隆年敬造」款。

五、結語

乾隆皇帝極崇佛，並於宮中廣建寺宇，親自受過章嘉國師的灌頂。章嘉是一位佛學造詣極深的大師，幫助乾隆處理過很多佛教事務，並主持修建了宮中著名的雨花閣佛堂。乾隆積極支持和參與佛像製作，一方面他任命章嘉為宮中佛像製作的總負責，把《諸佛菩薩聖像贊》之佛畫像鑄成陰陽佛模子七二〇尊，並製定嚴厲的佛像製作責任制，目的是要佛像製作的規範化；另一方面巴拉布、西藏造佛匠役雖說在宮中服役，但他們在宮中的時間並不長，幾年後就要回到西藏和尼泊爾，《活計檔》記載：

乾隆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內大臣海望來說太監高玉傳旨：巴拉布佛匠回藏時，照從前賞過之例擬賞，欽此。⁵⁴

乾隆十年十二月初一日太監胡世杰傳旨：將藏里造佛匠現做何樣活計先傳來做，係何樣活計，查明，開寫具奏，欽此。於本月奉旨將鑲嵌松石腰圓盒不必

53 參見羅文華《清宮金銅佛造像研究》，《清代宮史叢談》第二一八頁，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54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年十二月初九日。

成做，著伊等趕做五方救度佛母並歡門室石窩。開里其伊等已到京。這幾年，俟上項活計成做完時，令伊等家去，欽此。⁵⁵

所以乾隆不斷培養造辦處造佛工匠，提高造佛技能，以期儘快掌握尼泊爾和西藏的造像技藝，同時在製作佛像的過程中，乾隆又不斷摻入自己的想法，製作了很多符合自己意志的佛造像，所以乾隆佛造像既是多種風格的綜合，又有自己造像的獨特性。

事實上，自元代以來，宮中收藏的各朝各代進貢和製作的佛像，不可勝數，特別是乾隆時期，前藏達賴喇嘛、後藏班額爾德尼隔年輪流遣使進貢，大批的西藏造像和外域造像流入宮中，以及在宮中供職的西藏、尼泊爾、蒙古、滿漢造像工匠，大量的高級喇嘛和活佛大師，他們的共同參與，融會貫通，促成了十八世紀佛像製作的最後高峰，具有規模大，數量多，風格全的特點。

55 《造辦處活計檔》乾隆十年十二月初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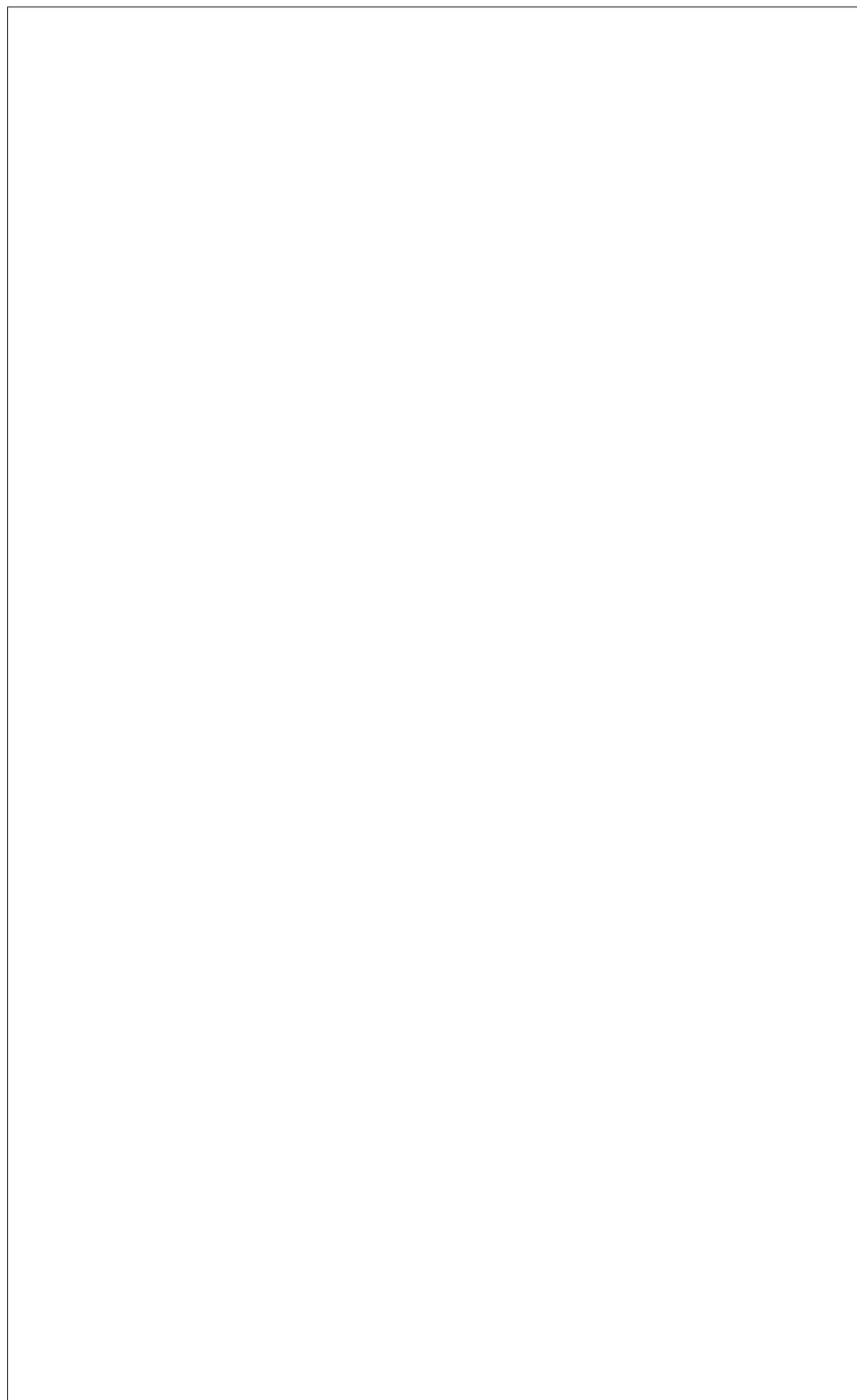


圖1 乾隆皇帝佛裝像唐卡 清宮制作 117 × 71 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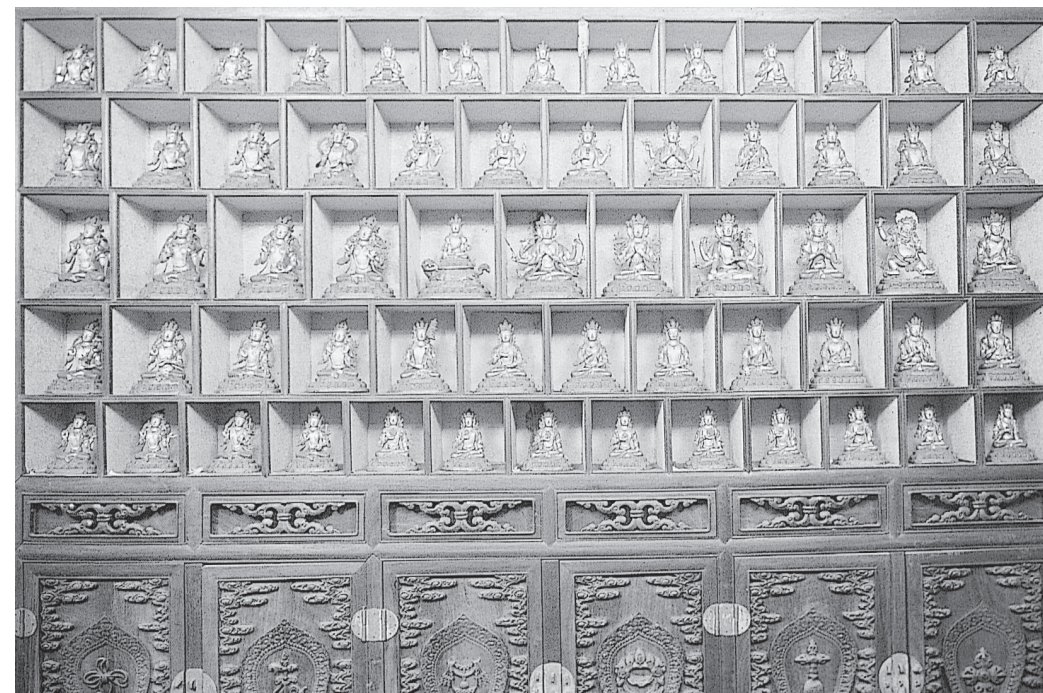


圖2 六品佛堂梵華樓樓上 732 尊標準密宗銅佛造像之一部分
（瑜伽品之西壁 61 尊）



圖3 手持金剛
大清乾隆年敬造
高 38 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4 大威德
「清宮造」
高93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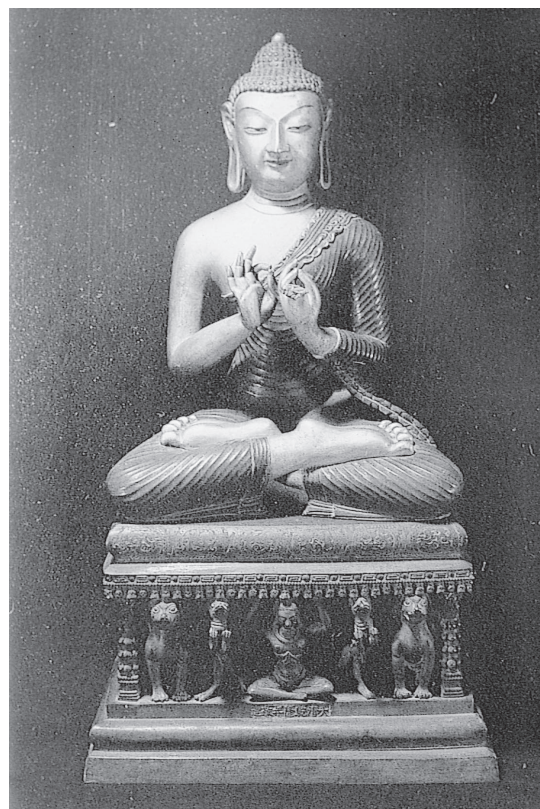


圖5 釋迦牟尼佛
「大清乾隆年敬造」
高69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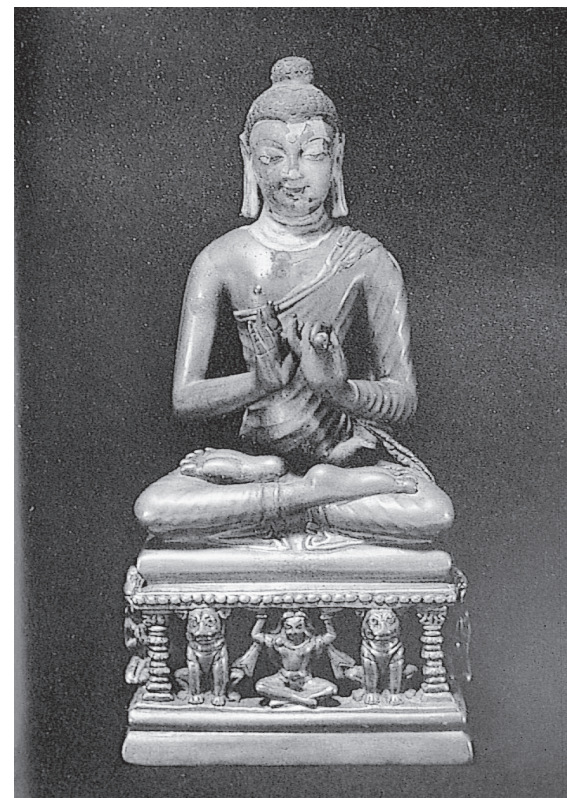


圖6 燃燈佛
7-8世紀克什米爾造
高26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7 白救度佛母
「清宮造」
高72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8 度母像
「西藏造」
高80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9 三世佛「清宮造」高88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